

中國

大众小说大系

古代卷

3

蒲松龄〔聊斋志异〕（选两名篇） 东鲁古狂生

〔假虎威古玩流殃〕（《醉醒石》第八回） 陆

云龙〔坚忍终伸大怨〕（《清夜钟》第八回） 李渔

〔遭风遇盗致奇藏〕（《连城璧》第六回）〔合

（《十二楼》卷一） 酌元亭主人〔百和坊将

（《照世杯》卷二）〔走安南玉马换猩绒〕（《照世杯》卷三） 佚

名〔自作孽〕（《人中画》） 艾衲居士

〔首阳山叔 齐变节〕（《豆棚闲话》

第七则） 笔炼 阁〔虎豹变〕（《五色石》卷七）



无作有

影楼



周兆新 编 梅敬忠 校注

北岳文艺出版社

090813

I24

<1-3>

周兆新

编

梅敬忠

校注

中国大众小说大系



20208210



古代卷3

(晋)新登字2号

中国大众小说大系古代卷(3)

周兆新 编 梅敬忠 校注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6.75 字数: 429千字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册

*

ISBN 7-5378-1315-9

I·1293 定价: 16.80元

编 委 会

顾问：吴祖缙

主编：吴宗蕙 林友光 周兆新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方 吴宗蕙 林友光

周兆新 张澄寰 张振钧

张秉正 席香妮 阎 纲

编辑说明

《中国大众小说大系》由古及今十大卷，是中国大众小说的首次系列选本。

中国大众小说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描摹人情世态，真、善、美兼而有之，是中国小说中最富群众性、最有影响力的部分，源远流长。《中国大众小说大系》展示出中国大众小说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

《中国大众小说大系》分古、近代（先秦——明清，第1—5卷）、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6—7卷）、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时期，第8—9卷）和台湾、香港、澳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在，第10卷）四部分，以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为主，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节选收入。

《中国大众小说大系》所选作品，突出民族化、大众化，富有故事性、文学性，雅俗共赏，读者广泛。各卷注重选收名家名作，也选入部分有影响的新人新作。每位作家只选一篇作品，少数作家例外。

每篇作品前的作家作品简介，主要介绍作家生平、创作活动和创作特色。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古代、近代各卷的作品加有注释。注释广泛参考和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力求简明易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小说与大陆小说仍属同一母体。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加之长期处于对峙或隔离状态，因而出现各具特色的文学流向。随着祖国和平统一的趋势和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以及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进程的临近，台湾、香港、澳门的大众小说更加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故设专卷编选。本卷所选，以描写大众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主，借以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人民心态和社会风貌。

中国大众小说浩如烟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编选工作恐难尽如人意，疏漏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大众小说大系》在编选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文化部、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北岳文艺出版社与台湾、香港有关部门和部分作家、学者的支持帮助，谨此表示谢忱。

《中国大众小说大系》

编委会

1993. 7. 12

目 录

古 代 卷

褚人获

隋唐演义(节选) 1

陈 忱

水浒后传(节选) 13

蒲松龄

阿宝 41

黄英 45

西周生

醒世姻缘传(节选) 50

东鲁古狂生

醉醒石(节选) 59

李 渔

连城璧(节选) 74

合影楼 93

酌元亭主人

百和坊将无作有 112

走安南玉马换猩绒 126

佚名

自作孽 148

佚名

世无匹 169

名教中人

好逑传(节选) 267

艾衲居士

首阳山叔齐变节 287

笔炼阁主人

虎豹变 298

草亭老人

解已囊惠周合邑 受人托信著远方 319

刘璋

钟馗斩鬼传 333

吴敬梓

儒林外史(节选) 432

曹雪芹

红楼梦(节选) 443

李海观

歧路灯(节选) 451

李百川

绿野仙踪(节选) 472

李汝珍

镜花缘(节选) 487

佚名

绿牡丹全传(节选) 517

褚人获

字稼轩，又字学稼，号石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活于清初，所著《坚瓠集》、《读史笔记》等一向为人们称诵。长篇历史演义小说《隋唐演义》是作者据正史及野史所记隋唐间奇事、改写前代同类题材作品而成。《秦叔宝打擂识豪杰》选自该作《隋唐演义》第十二回。

隋唐演义（节选）

秦叔宝打擂识豪杰

诗曰：

英雄作事颇皦皦，谗夫何故轻淄涅。
积猜惑信不易明，黑白妍媸难解别。
雉网鸿罹未足悲，从来财货每基危。
石崇金谷空遗恨，奴辈利财能尔为^①。
堪悲自是运途蹇，干戈匝地无由免。
昂首嗟嘘只问天，纷纷肉眼何须谴。

凡夫无钱气不扬，到得多财，却也为累。若土著之民，富有

①石崇：西晋著名的豪富，建有金谷园（在今洛阳西北）。

资财，先得了一个守财虏的名头，又免不得个有司看想，亲友妒嫉。若在外囊橐沉重了些，便有劫掠之虞。迹涉可疑，又有意外之变，怕不福中有祸，弄到杀身地位？

话说秦叔宝未到皂角林时，那皂角林夜间有响马，割了客人的包去。这店主张奇是一方的保正，同十一个人在潞州^①递失状去，还不曾回来。妇人在柜里面招呼，叫手下搬行李进客房，牵马槽头上料，点灯摆酒饭，已是黄昏深后。张奇被蔡太守责了十板，发下广捕，批着落在他身上，要捉割包响马，着众捕盗人押张奇往皂角林捉拿。晓得响马与客店都是合伙的多，故此蔡太守着在他身上。叔宝在客房中闻外面喧嚷，又认是投宿的人，也不在话下。

且说张奇进门，对妻子道：“响马得财漏网，瘟太守面糊盆，不知苦辣，倒着落在我身上，要捕风弄月，教我哪里去追寻？”妇人点头，引丈夫进房去。众捕盗亦跟在后边，听他夫妻有甚说话。张奇的妻子对丈夫道：“有个来历不明的长大汉子，刚才来家里下着。”众捕盗闻言，都进房来道：“娘子你不要回避，都是大家身上的干系。”妇人道：“列位不要高声，是有个人在我家里。”众人道：“怎么就晓得他是来历不明？”妇人道：“这个人浑身都是新衣服，铺盖齐整，随身有兵器，骑的是高头大马。说是做武官的，毕竟有手下仪从；说是做客商的，有附搭的伙计，这样齐整人独自个投宿，就是个来历不明的了。”众人道：“这话讲得有理，我们先去看他的马。”手下掌灯，往后槽来看。却不是潞州的马，象是外路的马，想是拒捕官兵追下来失落了，单问：“如今在哪个房里？”妇人指道：“就是这里。”众人把堂前灯都吹灭了，房里却还有灯。众人在壁缝外往

^①潞州：今山西长治市。

里窥看。叔宝此时晚饭吃过，家伙都收拾，出去把房门拴上，打开铺盖要睡。只见褥子重得紧，捏去有硬东西在内，又睡不得；只得拆开了线，把手伸进去摸将出来。原来是马蹄银，用铁锤打扁，斫方的好象砖头一般，堆了一桌子。叔宝又惊又喜，心中暗道：“单雄信，单雄信，怪道你教我回山东，不要当差，原来有这等厚赠。就是掘藏，也还要费些力气，怎有这现成的造化。他想是怕我推辞，暗藏在铺盖里边。单二哥真真正有心人也。”只不知每块有多少重，把银子逐块拿在手里掂一掂，试一试。哪晓得：

五。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

众捕盗看他暗喜的光景，对众人道：“是真正响马。若是买货的客人，自己家里带来的本钱，多少轻重，自然晓得；若是卖货的客人，主人家自有发帐法马交兑明白，从没有不知数目的，怎么拿在饭店里掂斤播两？这个银子难道不是打劫来的？决是响马无疑！”常言道：“缚虎休宽。”先去后边把他的马牵来藏过了，众捕盗腰间解下十来条索子，在他房门外边柜栏柱碌门房桶子，做起软绊地绷来，绊他的脚步。拣一个有胆量的，先进去引他出来。

店主张奇先瞧见他这一桌子的银子，就留了心，想：“这东西是没处查考的，待我先进房去掳他几块，怕他怎的！”对众人道：“列位老兄，你们不知我家门户出入，待我先进去引他出来何如？”众捕人晓得利害的，随口应道：“便等你进去。”张奇一口气吃了两三碗热酒，用脚将门一蹬，那门闩是日夜开闭，年深月久，滑溜异常，一脚激动，便跳将出来。张奇赶进房去，竟抢银子。叔宝为这几两银子，手脚都乱了。他若空身坐在房里，人打进来招架住了，问个明白，就问出理来了。因有满桌子的银子，不道人来拿他，只道歹人进来抢劫，怒火直冲，动手就打，

一掌去遏的一声响，把张奇打来撞在墙上，脑浆喷出，哎哟一声，气绝身亡。正是：

妄想黄金入袖，先教一命归泉。

外面齐声呐喊：“响马拒捕伤人。”张奇妻子举家号啕痛哭。叔宝在房里着忙起来：“就是误伤人命，进城到官，也不知累到几时。我又不曾通名，弃了行囊走脱了罢。”泄开脚步，往外就走。不想脚下密布软绊，轻轻跌倒。众捕盗把挠钩将秦琼搭住，五六根水火棍一起一落。叔宝伏在地绷上，用膀臂护了自己头脑，任凭他攒打，把拳头一锤，短棍俱折。众人又添换短兵器：铁鞭拐子、流星铁尺、金刚箍、铁如意，乒乒劈啪乱打。正是：

虎陷深坑难展爪，龙遭铁网怎腾空。

四肢都打伤了。众人将叔宝剥衣裳，绳穿索绑，取笔砚来写响马的口词。叔宝道：“列位，我不是响马，是山东齐州府^①刘爷差人。去年八月间，在你本府投文，曾解军犯，久病在此。因朋友赠金还乡，不知列位将我错认为盗，误伤人命，见官自有明白。”众人海里听他的言语，把地下银子都拾将起来，赃物开了数目，马牵到门首，抬这秦琼。张奇妻子叫村中人写了状子，一同离了皂角林，往潞州城来。这却是秦琼二进潞州。

到城门首时，三更时候，对城上叫喊：“守城的人，皂角林拿住割包响马，拒捕又伤了人命，可到州中报太爷知道。”众人以讹传讹，击鼓报与太爷。蔡刺史即时分付巡逻官员开城门，将这一干人押进府来，发法曹参军勘问。那巡逻官员开了城门，放进这一干人到参军厅。这参军姓斛斯名宽，辽西人氏；梦中唤起，腹中酒尚未醒。灯下先叫捕人录了口词，听得说道：“获得

^①齐州府：今济南市。

赃银四百余两，有马有器械，响马无疑。”便叫：“响马，你唤甚名字？哪里人？”叔宝忙叫道：“老爷，小的不是响马，是齐州解军公差秦琼。八月间到此，蒙本府刘爷给过批回。”那斛参军道：“你八月给批，缘何如今还在此处？这一定近处还有窝家。”叔宝道：“小的因病在此耽延。”斛参军道：“这银子是哪里来的？”叔宝道：“是友人赠的。”斛参军道：“胡说！如今人一个钱也舍不得，怎有许多银子赠你？明日拿出窝家党羽，就知强盗地方与失主姓名了。怎又拒捕打死张奇？”叔宝道：“小的十九日黄昏时候，在张奇家投歇，忽然张奇带领多人，抢入小的房来。小的疑是强盗，失手打去，他自撞墙身亡。”斛参军道：“这拒捕杀人，情也真了。你那批回在何处？”叔宝道：“已托友人寄回。”斛参军道：“这一发胡说！你且将投文时，在哪家歇宿，病时在谁家将养，一一说来，我好唤齐对证，还可出豁^①你。”叔宝只得报出王小二、魏玄成、单雄信等人。斛参军听了一本的帐，叫且将赃物点明，响马收监，明日拘齐窝主再审。可怜将叔宝推下监来。正是：

平空身陷遭罗网，百口难明飞祸殃。

次日，斛参军见蔡刺史道：“昨蒙老大人发下人犯，内中拒捕杀人的叫做秦琼，称系齐州解军公人，却无批文可据。且带有多银，有马有器械，事俱可疑。至于张奇身死是实，但未曾查有窝家失主党羽，及检验尸伤，未敢据覆。”蔡刺史道：“这事也大，烦该听细心鞫审解来。”斛参军回到厅，便出牌拘唤王小二、魏玄成、单雄信一千人。

王小二是州前人，央个州前人来烧了香，说是他公差饭店，并不知情，歇了。魏玄成被差人说强盗专在庵观寺院歇宿，百方刁措^②，诈了一大块银子。雄信也用几两，随即收拾千金，带从

①出豁：出脱，宽恕，减罪。

②措：勒索。

人到府前，自己有一所下处。唤手下人去请府中童老爹与金老爹来。原来这两个，一个叫做童环，字佩之；一个叫做金甲，字国俊。俱是府中捕盗快手，与雄信通家相处。雄信见金、童二人到下处来，便将千金交与他。凭他使用。两人停妥了监中，去见叔宝，与他同了声口。斛参军处贴肉腮，魏玄成也是雄信为他使用得免。及至皂角林去检验尸伤，金、童二人买嘱了仵作，把张奇致命处，做了砖石撞伤。捕人也是金、童周全，不来苦执。覆审，把银子说是友人蒲山公李密与王伯当相赠的，不做盗赃。不打不夹，出一道审语解堂道：

审得秦琼以齐州公差至潞州，批虽寄回，而历历居停有主，不得以盗疑也。张奇以金多致猜，率众掩之。秦琼以仓猝之中，极力推殴，使张奇触墙身死。律以故杀，不大苛乎？宜以误伤末减，一戍何辞。其银两，据称李密、王伯当赠与，合无俟李密等到官质明给发。

论起做了误伤，也不合充军，这也是各朝律法不同。既非盗赃，自应给还，却将来贮库，这是衙门讨好的意思，干没以肥上官。捕人诬盗也该处置，却把事都推在已死张奇身上。解堂时，斛参军先面讲了，蔡刺史处关节又通，也只是个依拟。叔宝此时得了命，还敢来讨鞍马、器械、银两？凭他贮库。问了一个幽州^①总管下充军，金解起发。

雄信恐叔宝前途没伴，兵房用些钱钞，托童佩之、金国俊押解，一路相伴。批上就金了童环、金甲名字，当差领文，将叔宝扭锁出府大门外，松了刑具，同到雄信下处，拜谢活命之恩。雄信道：“倒是小弟遗累了兄，何谢之有？”叔宝道：“这是小弟运途淹蹇，致有此祸。若非兄全始全终，已作囹圄之鬼。”雄信

^①幽州：今北京西南境。

就替佩之、国俊安家，邀叔宝到二贤庄来，沐浴更衣，换了一身布衣服，又收拾百金盘费，壮叔宝行色，摆酒饯别告辞。雄信临分别，取出一封书来道：“童佩之，叔宝在山东、河南交友甚多，就是不曾相会的，慕他名也少不得接待。这幽州是我们河北地方，叔宝却没有朋友，恐前途举目无亲，把这封书，到了涿郡^①地方，叫做顺义村，也是该处有名的一个豪杰，姓张名公谨，与我通家有八拜之交。你投他引进幽州，转达公门中当道朋友，好亲目叔宝。”佩之道：“小弟晓得。”辞了雄信，三人上路。正是：

春日阳和天气好，柳垂金线透长堤。

三人在路上说些自己本领，及公门中事业，彼此相敬相爱。不觉数日之间，到了涿郡。已牌时候，来至顺义村。一条街道，倒有四五百户人家，入街头第二家就是一个饭店。叔宝站住道：“贤弟，这就是顺义村，要投张朋友处下书；初会问的朋友，肚中饥饿，不好就取饭食。常言说：‘投亲不如落店。’我们且上饭店中打个中火，然后投书未迟。”童、金二人道：“秦大哥讲得有理。”三人进店，酒保引进坐头，点下茶汤，摆酒饭。才吃罢，叔宝同国俊、佩之出店观看。

只见街坊上无数少年，各执齐眉短棍，摆将过去。中军鼓乐簇拥。马上一人，貌若灵官，戴万字顶包巾，插两朵金花，补服挺带，彩缎横披；马后又是许多刀枪簇拥，迎将过去。叔宝问店家：“迎送的这个好汉，是什么人？”主人道：“我们顺义村今日迎太岁爷。”叔宝道：“怎么叫这第一个凶名？”店主道：“这位爷姓史，双名大奈，原是番将，迷失在中原。近日谋干在幽州罗老爷标下，授旗牌官。罗老爷选中了史爷人材，不知胸中

^①涿郡：今河北涿州市。

实授本领，发在我们顺义村，打三个月擂台；三个月没有敌手，实授旗牌官。旧岁冬间立起的，今日是清明佳节。起先有几个附近好汉，后边是远方豪杰，打过几十场。莫说赢得他的没有，便是跌得平交的也没见，如今又迎到擂台上去。”叔宝问道：“今日可打了么？”店家道：“今日还打一日，明日就不打了。”叔宝道：“我们可去看得么？”店家笑道：“老爷不要说看，有本事也凭老爷去打。”叔宝道：“店家替我们把行李收下，看打擂台回来，算还你饭钱。”叫佩之、国俊把盘费的银子，谨慎藏在腰间。

三人出得店门。后边看打擂台的百姓络绎不绝。走尽北街，就是一所灵官庙。庙前有几亩荒地，地上筑起擂台来，有九尺高，方圆阔二十四丈。台下有数千人围绕争看。史大奈被吹打迎上擂台。叔宝弟兄三人捱将进去，上擂台马头边，看可有人上去打，还没有人。只见那马头左首，两扇朱红栏杆，方方的一个夹角儿。栏杆里面设着柜，栏柜上面天平法马支架停当。又有几个少年掌银柜。三人到栏杆边，叔宝问：“列位，打擂是个比武的去处，设这柜栏天平何用？”内中一人道：“朋友，你不知道，我们史爷是个卖博打。”叔宝道：“原来是为利。”那人道：“你不晓得，始初时没有这个意思。立起擂台来，一个雷声天下响，五湖四海尽皆闻，英雄豪杰群聚于台下。我们史爷为人谨慎，恐武不善作打伤了人，没有凭据，有一个人上去打，要写一张认状。如要上去的，本人姓名、乡贯、年庚，设个誓要写在认状上，见得打死勿论。这个认状却雷同不得，有一个人要写一张。争强不示弱，哪人肯落后，都要争先，为写这个认状，儿日不得清白。故此史爷说不要写认状了，设下这柜栏天平，财与命相连。好事的朋友，都到柜上来交银子。”叔宝道：“交多少？”那人道：“不多。有一个人交五两银子，不拘多少人，银子交完

了，史爷发号令上来打。有一个先往上走，第二个豪杰赶上一步，拖将下来，拖下的就不得上去，就是第三个上去了。当场时有本事打我史爷一拳，以一博十，赢我史爷五十两银子；踢一脚，一百两银子；跌一跤，赢一百五十两银子。买一顿拳头打残疾回去，怨命就罢了。起先有二三十人上台去，被史爷纷纷的都掣将下来。一月之间，赢了千金。但有银子本领不如的，不敢到柜上来交；有本领没有银子的，也打不成。故此后来这两个月，上去打的人甚少。今日做圆满，只得将柜栏天平布置在此，不知道可有做圆满的豪杰来？”叔宝对佩之、国俊笑道：“这倒也是豪杰干的事。”佩之就撺掇叔宝道：“兄上去，官事后中途发一个财。兄的本领是我们知道的，一百五十两手到取来，幽州衙门中用也是好的。”叔宝道：“贤弟，命不如人说也闲，我的时运不好。雄信送几两银子，没有福受用，皂角林惹出官事，来潞州受了许多坎坷。这里打人又想赢得银子，莫说上去，只好看罢了。”佩之就要上去，道：“这个机会不要错过了，小弟上去要耍耍。”

这个童佩之、金国俊不是无名之人，潞州府堂上当差有名的两个豪杰。叔宝与他不是久交，因遭官事，雄信引首，得以识荆，又不曾与他比过手段，见他高兴要上去耍耍，叔宝却也奉承道：“贤弟逢场作戏，你要上去，我替你兑五两银子。”叔宝交银子在柜里，童佩之上擂台来打。那擂台马头是九尺高，有十八层疆刹。才走到半中间，围绕看的几千人一声喝采，把童佩之吓得骨软筋酥。这几千人是为许久没有人上去，今日又有人上去做圆满，众人呐喊助他的威。却不晓得他没来历的吓软了，却又不好回来，只得往上走。走便往上走，却不象先前本来面目了，做出许多张志^①来：咬牙切齿，怒目睁眉，揎拳裸袖，绰步撩衣，

①张志：装模做样。